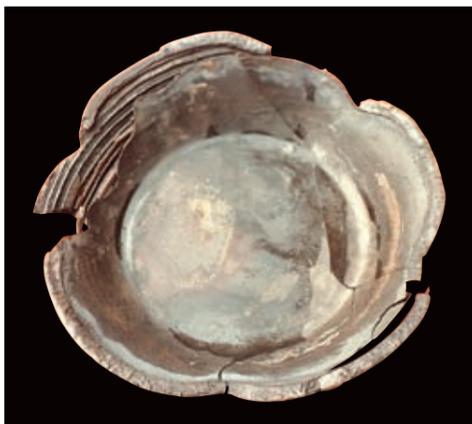




圖一 五代 圓疊胎漆器製作標本 附模擬製作圖
常州市博物館藏



圖二 五代 曲口五瓣梅花形漆碗 常州市博物館藏



圖四 五代 白瓷葵瓣口碗 江蘇新海連市五代—吳大和五年墓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圖五 五代 青袖五出筋花口碗 江西高安市東方紅鄉出土
高安市博物館藏

五元素面漆器工藝與風格

五元素色漆器雖然還保持晚唐風格，卻也蘊育了一些時代特色，尤其在江浙的南唐、吳越地區。製胎工藝則已定格採用木胎圈疊之法（圖一），由於五代時間短暫，因此以往對於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素面漆器較難斷代，例如湖北監利出土的一批漆器（註二）。但是我們也可以找出一些有確鑿依據的五代漆器作為典例，析出五代漆器的定格形式。一、五代漆器碗盤之類多曲口五瓣式，如常州市五代墓（註二）出土漆器中碗、盤

都是曲口五瓣梅花形（圖二），它與前蜀王建墓（註三）出土的金銀胎漆碟（圖三）形式也相同，並且在同時代的瓷器中也多這種形式，如五代—吳大和五年紀年墓（註四）出土的白瓷葵瓣口碗（圖四）及江西高安市博物館收藏的青袖五出筋花口碗（圖五）。二、漆鏡盒流行四方委角形，常州市五代墓中出土漆鏡盒兩件，一件黑漆素面，一件為銀平脫鏡盒，都是四方委角形（圖六），這與五代時盛四方委角形銅鏡有關。這種形式的漆鏡盒在北宋早期還在應用。南宋後鏡盒的



圖三 五代 金銀胎漆碟 前蜀王建墓出土

形式多菱花形式，圓形或長方形。三、漆色特徵，五代漆器一般用朱不豔，色較沉，漆層厚。杭州曙光路五

如果說唐代漆器以瑰麗多姿、嬌豔奔放見長，則五代已趨於柔和溫煦、意簡蘊藉，在日常生活用具中漆器已與瓷器造型相融，基本定格。

五代十國漆器淺識

陳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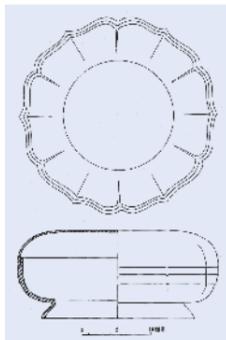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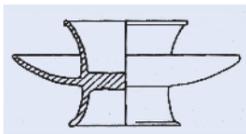
圖十一 五代 八棱形黑漆奩 新海連市玉帶河工地五代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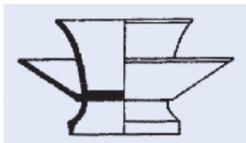
圖十四 宋 花瓣形黑漆盒(豆) 江蘇寶應縣安宜路北宋九號墓出土 寶應縣博物館藏



圖十三 唐 花瓣形漆盒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優師杏園唐墓》232頁。



圖十一 五代 盞蓋托 浙江臨安 五代吳越國康陵出土



圖十二 五代 漆盞托 常州市 五代墓出土



圖十二 五代 王處直墓西耳室壁畫摹本 仕女持奩圖

規整，在河北五代王處直墓（註八）西耳室壁畫中仕女手持的奩盒也類似這種形式（圖十二）。這種帶圈足的奩盒，猶承唐代花瓣形漆盒（圖十三）的風格。在江蘇寶應縣安宜路北宋九號墓（註九）出土的一件花瓣式黑漆豆（盒）（圖十四）下附有大喇叭形圈足造型，似乎受五代奩盒的影響，而到了北宋，這種形式的奩盒已在輪廓線上偏重用曲線裝飾。總的來看，五代素面漆器結構形式意簡而蘊藉，十分耐人尋味。

五代漆器朱書格式

五代漆器上的朱書銘記也有特定格式，我們找到五件漆器上的朱書銘記：（如表一）

- 一、「胡眞」
- 二、「胡眞蓋花參兩」（圖十五）
- 以上兩件出土於揚州邗江蔡莊五代墓（註十），這是一座吳揚時期皇室貴族墓，據考證墓主可能是吳尋陽公主，葬于吳揚溥順義七年（九二七）。
- 三、「魏眞上牢」
- 四、「魏眞上牢並滿蓋柒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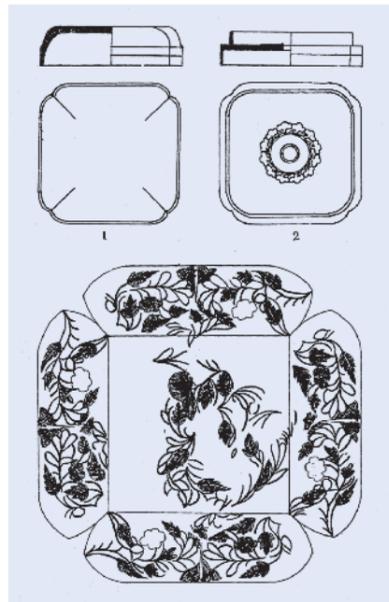
圖七 五代 漆盤 杭州市曙光路五代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八 晚唐—五代 漆盤 揚州市邗江雷塘大隊五代墓出土 揚州市博物館藏



圖九 五代 黑漆托盞 常州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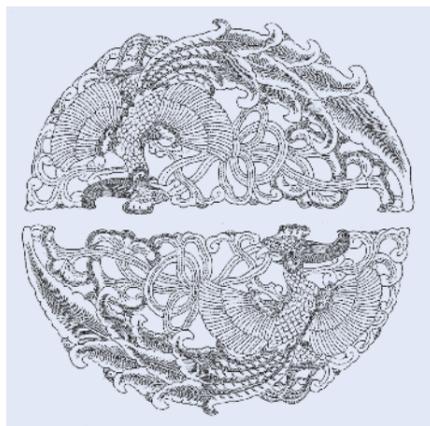
圖六 五代 四方委角形漆奩 常州市五代墓出土 常州市博物館藏

代墓（註五）出土的漆盤（圖七）與揚州市邗江雷塘大隊五代墓（註六）出土的漆盤（圖八）都是圈疊胎，內髹朱褐色漆或稱赭紅色漆，外髹黑漆或呈紫褐色。以上兩件漆盤也是五代漆器中的標準器。四、五代漆器形式簡約規整。常州市五代墓出土一件黑漆盞托（圖九），盞與托相連，盞較深，敞口，托沿寬敞，圈足也較寬

大，簡約樸素。在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註七）出土的瓷器中有一件瓷托盞形式與此十分相似（圖十），五代以後，北宋漆托盞，上部盞體多圓弧壁，托沿多呈花瓣式。江蘇新海連市五代—吳大和五年紀年墓中還出土一件八棱形黑漆奩（圖十一），奩下附外侈八棱圈足，雖然棱角線顯得有些生硬，但是整體器形顯得簡練



圖十八 五代 銀平脫殘器 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出土 揚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七 五代 銀平脫花卉圖案 前蜀王建墓出土



圖十九 五代 銀平脫漆鏡盒 常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五 五代 朱書「胡真蓋花參兩」漆盒底 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出土 揚州市博物館藏

表一 五代十國出土漆器上的朱書

器物名稱	時代	尺寸單位 (公分)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備考	刊出
漆盒底	五代		外黑漆 內朱漆	胡真	朱書外底	邗江蔡莊五代墓出土 揚州市博物館藏	殘	〈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清理簡報〉，《文物》1980年8期
漆盒底	五代	底徑10.5	外黑漆 內朱漆	胡真蓋花三兩	朱書外底	同上	蓋面可能銀平脫	同上
漆鏡盒	五代	每邊寬18	黑漆	魏真上牢一兩	朱書盒蓋內	常州五代墓出土 常州市博物館藏		〈常州等地出土五代漆器芻議〉，《文物》1987年8期
銀平脫漆鏡盒	五代	每邊寬20	黑漆	委並底蓋柒兩	朱書盒蓋內側	同上	僅「魏」字左半部	同上
銀平脫漆鏡盒	五代		黑漆	魏真上牢並滿蓋柒兩	朱書盒面左側	同上		同上
漆碗	五代		黑漆碗	荊南張真上牢	朱書外壁	荊州博物館藏		

都出土在常州市五代墓葬中，一件朱書（圖十六）在素面鏡盒蓋內，另一件分別書於銀平脫漆鏡盒蓋內及盒內嵌團花紋飾左側。



圖十六 五代 銀平脫漆盒朱書銘記 常州市博物館藏

五、「荊南張真上牢」（註十二）
以上五件朱書銘文中「胡真」「魏真」「張真」可以確定五代漆器上的朱書，專用姓氏為品牌，它也是手工坊的標記。這時的朱書銘記一般都不冠以干支紀年，不寫明製作年代。「魏真上牢並滿蓋柒兩」，這可能是指銀平脫使用銀子的份量，由此可知「胡真蓋花參兩」原本也是一件圓形平脫器。「荊南張真上牢」，既冠以地方，又有品牌名稱。據「荊南」兩字可以推斷作品年代，荊南即五代時的南平國，其年代為九二四—

九六三年，後歸北宋統一。按揚州邗江五代墓的時代及南平國的年限可推斷這種格式朱書銘記均為五代中、晚期。朱書格式是品牌標誌，也可以說是商業上無形資產的先聲。北宋時期又在五代朱書銘記的格式上，加以指明製作日期、作坊名稱、地址及工匠的名字，朱書可多達十餘字。
五代漆器的製作已轉移到南方，湖北還在繼續生產，江蘇、浙江都已成為漆器主要產地。

五代的平脫與螺鈿漆器

五代的平脫與螺鈿漆器基本上也是繼承晚唐風格。五代平脫漆器工藝製作，大致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薄銀片鑲刻各種物象圖案，粘貼在器胎上，再髹漆，待陰乾後再上漆反覆多遍，直至漆層掩沒粘貼的銀片紋飾，再經打磨，露出金銀貼花的圖案與漆面平齊。如四川前蜀王建墓中出土的銀平脫冊匣、寶盞，這兩件應是官作坊製作的大型銀平脫漆器，可惜出土時木胎已朽。這兩件平脫工藝都是先用薄銀片分別鑲刻各種物



圖二三 五代 嵌螺鈿黑漆經函 湖州市飛英塔出土 湖州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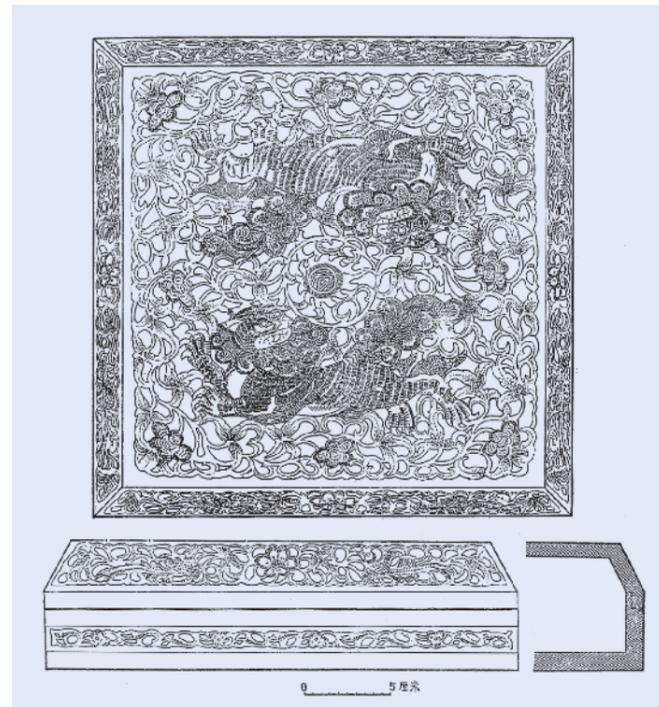


圖二四 五代 嵌螺鈿黑漆經函 蘇州市瑞光塔出土 蘇州市博物館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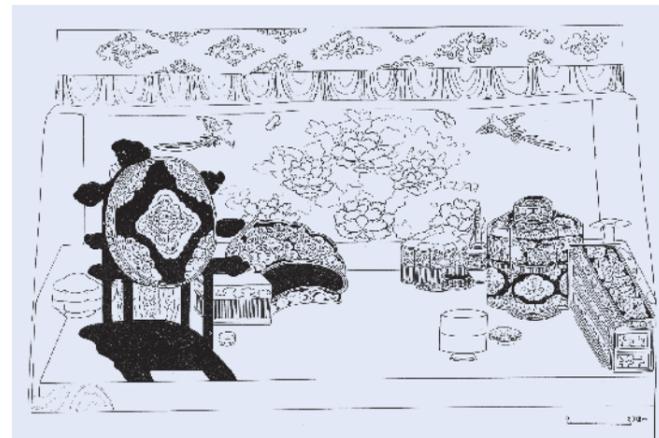
象，組成團花及動物、花卉圖案（圖十七），再粘貼在器胎上，髹漆磨平，透出銀鏤花紋。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揚州邗江蔡莊一座五代吳揚時期的貴族墓中也出土了大型平脫器的殘件（圖十八）也屬於上述製作工藝；另一種則是按設計好的紋樣圖案，用整面薄銀片鏤刻，覆蓋在素漆胎上。常州五代墓中出土的銀平

脫漆鏡盒（圖十九）雖已破殘，但胎骨未散，蓋面銀鏤花紋保存較多，花卉葉脈均施毛雕，纖毫可辨，即屬此類製作工藝。前蜀王建墓出土的鏡盒（圖二十）製作工藝與此亦相似，鏡盒頂面則是以整面薄銀片鏤刻雙獅戲球並間以麗春花卉圖案覆在漆鏡盒蓋面上，這件平脫漆盒應該也是官作坊的作品，工藝尤為講究精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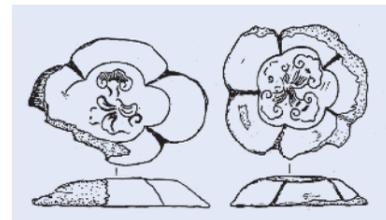
五代平脫漆器除出土實物以外，在五代壁畫墓中也可找到它的蹤跡，如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註十二）西耳室西壁有一幅妝台圖，畫面有一鏡架座，支一圓形花卉圖案的銅鏡盒，看來很像平脫（圖二一）。宋·陶穀《清異錄》卷下記載五代時宮廷御物中有「玉平脫雙葡萄鏡」這一條，似也可信，可見五代時平脫工藝依然十



圖二十 五代 銀平脫鏡盒（蓋）復原圖 前蜀王建墓出土



圖二一 五代 曲陽王處直墓壁畫妝台圖 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西耳室西壁壁畫



圖二二 五代 海棠形五瓣花形包銀漆盒器表紋飾 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出土 臨安市文物館收藏



圖二六 五代 漆手鐲 杭州雷峰塔塔基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為○·一公分，每一貝片均施毛雕。從整體形象判斷該經箱的製作更接近於唐風。雖說五代嵌螺鈿承繼唐韻，實際上唐代清一色嵌螺鈿漆器除銅鏡外，在國內外還未曾見到箱、函一類實例，故這兩件五代嵌螺鈿經函就尤顯得彌足珍貴了。

在五代繪畫、詩詞裏也還可以尋覓到不少漆器的蹤影。五代十國時平脫、螺鈿與唐代一樣也流行於裝飾樂器，南唐詞人馮延巳〈蝶戀花〉詞有「六曲欄杆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鏤，誰把鈿箏移玉柱？」後蜀詞人牛嶠〈西溪子〉有「捍撥雙盤金鳳，



圖二五 五代 周文矩〈重屏會棋圖〉 右側長桌上置有黑漆衣箱、中醫

分流行。

筆者曾對一九九七年浙江臨安發掘的吳越國康陵出土的漆器進行過一番考察，其中有海棠形、五瓣花形漆盒蓋（圖二二），在漆器外壁包裹銀作，這是五代漆器特有的品種，銀作部分有毛雕，花紋纖麗。

嵌螺鈿漆器五代十國時還在繼續生產，一九八六年浙江湖州市飛英塔維修工程中在壁內發現經函一隻（圖二三）（註十三），函內原裝《妙法蓮華經》已朽，經函已散架，長約四〇·三、寬二〇·八、高二三公分，長方形盃頂，函身連座，通體髹黑漆，嵌乳白色貝片，少數貝片隱顯彩光；函頂嵌三團寶相花，團花由鏤空六瓣花組成；中間襯花葉，鏤空中綴綠色玻璃（原報告為「綠松石」）；函蓋綁板飾歌舞奏樂之飛仙，形態較唐代身短、羽高、翅簡。立牆嵌說法圖，須彌座上用貝片飾壺門，貝片切割較細，均施毛雕，但顯得細落簡單。函有朱書題記一面，四十七字：「吳越國順德王太后吳氏謹拾（按：舍）寶（裝）經函肆隻入天臺山廣福

金文院轉輸經藏永充供養時□（辛）亥廣順元年十月日題記」，表明吳太后舍寶裝經函肆隻入天臺山廣福金文院。從經函的製作看，它們很有可能都是嵌螺鈿，（飛英塔入藏的經函據簡報執筆者倪星兒考證，可能是北宋開寶年間建飛英塔外塔時轉於此）製造年代一定是在廣順元年（九五—）稍前，製地也應是吳越國當地。

一九七八年，在蘇州瑞光塔第三層塔心窰穴內發現嵌螺鈿經箱（圖二四）（註十四），長三五、高一二·五、寬一二公分，木胎，從脫落的螺鈿部分可看到在木胎上漆灰，膠麻布，然後再上漆灰，嵌鈿表面髹黑漆，全部花紋圖案都用螺鈿裝飾；蓋面為三朵團花紋，每朵由二十多片大小不同貝片組成，中央有鑲嵌孔，其內以朱砂填地再敷泥金，其上嵌半球形水晶球；箱身立牆嵌石榴、花卉圖案。台座設壺門，內貼嫩芽形圖案木片，上貼金箔，台左四周邊緣嵌有花苞形、雞心形、四瓣花形組成的帶條，這些裝飾既顯製作細謹又襯托整體圖案絢麗多姿。嵌飾貝片厚度一般

蟬鬚玉釵搖動」。這裏「鈿箏」應是嵌鈿裝飾的箏，「捍撥雙盤金鳳」是指琵琶捍撥上飾有平脫的雙盤金鳳。

五代著名畫家周文矩〈重屏會棋圖〉卷，有一長桌，桌上置黑漆衣箱、巾篋，漆器的形象具備（圖二五）；又〈琉璃堂人物圖〉案桌上有置筆、硯的文具漆盒，內朱、外黑，在桌上的黑漆方箱上還可見到花式金屬搭扣。

五代漆器除日常生活用具以外，還有漆製的首飾，二〇〇一年在杭州

清理雷峰塔基（註十五）時，還發現一件漆手鐲（圖二六）。

五代十國分裂割據歷時半個世紀，中原一直處在混戰之中，但南方割據諸國相對比較穩定，手工業還在持續發展，特別東南隅的吳越雖是小國，卻在此時已為後來漆器與瓷器業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當北宋完成統一後，漆器業在南方又再度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盛世景象。

作者為江蘇省常州市博物館退休人員

註釋

1. 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保管組，〈湖北監利縣出土一批唐代漆器〉，《文物》1982年2期。（該文將出土漆器的年代定為唐代；《中國美術全集·漆器卷》，王世襄、朱家溍主編，將監利出土漆器的年代定為北宋前期；《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漆器全集》第四卷，陳晶主編，將其年代定為五代—北宋前期。）
2. 陳晶，〈常州等地出土五代漆器蜀議〉，《文物》1987年8期。
3. 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4.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五代—吳大和五年墓清理記〉，《文物》1957年3期。
5. 1987年杭州市曙光路五代墓出土，浙江省博物館收藏。陳晶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漆器全集第四卷》，福建美術出版社。
6. 見《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漆器全集第四卷》圖版五八。
7.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臨安市文物館，〈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2期。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文物管理處，〈五代王處直墓〉，文物出版社。
9. 見《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漆器全集第四卷》圖版六三。
10. 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清理簡報〉，《文物》1980年8期。
11. 湖北荊州博物館藏品。
12. 同註8。
13. 湖州市飛英塔文物保管所，〈湖州飛英塔發現一批壁藏五代文物〉，《文物》1994年2期。
14. 姚世英、陳晶，〈蘇州瑞光寺塔藏螺鈿經箱小識〉，《考古》1986年7期。